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邊荒傳說

【卷十五】

邊荒傳說

BIANHUANGCHUANSHUO



華文出版社

I247.4
72+5
:15

邊荒傳說



异侠系列
YIXIAIXILIE

【卷十五】



黃易

BIANHUANGHUANSHUO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75-1934-1

I. 边 ... II. 黄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126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 63370154 (010)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58 印张 394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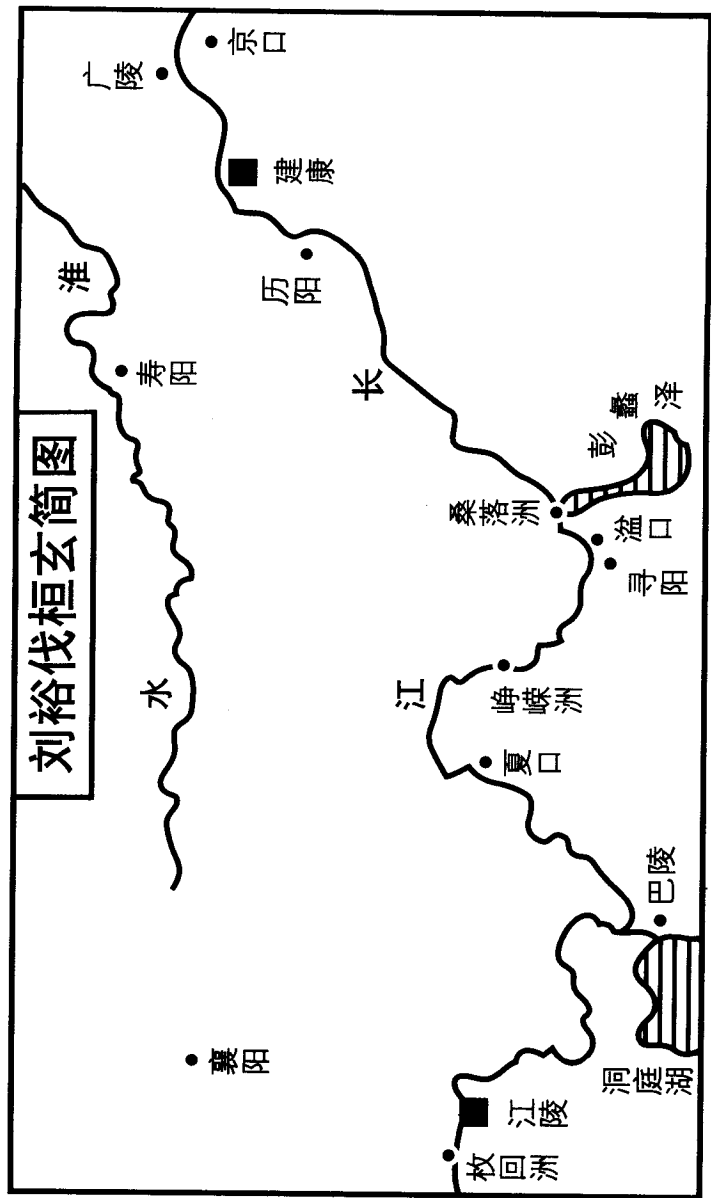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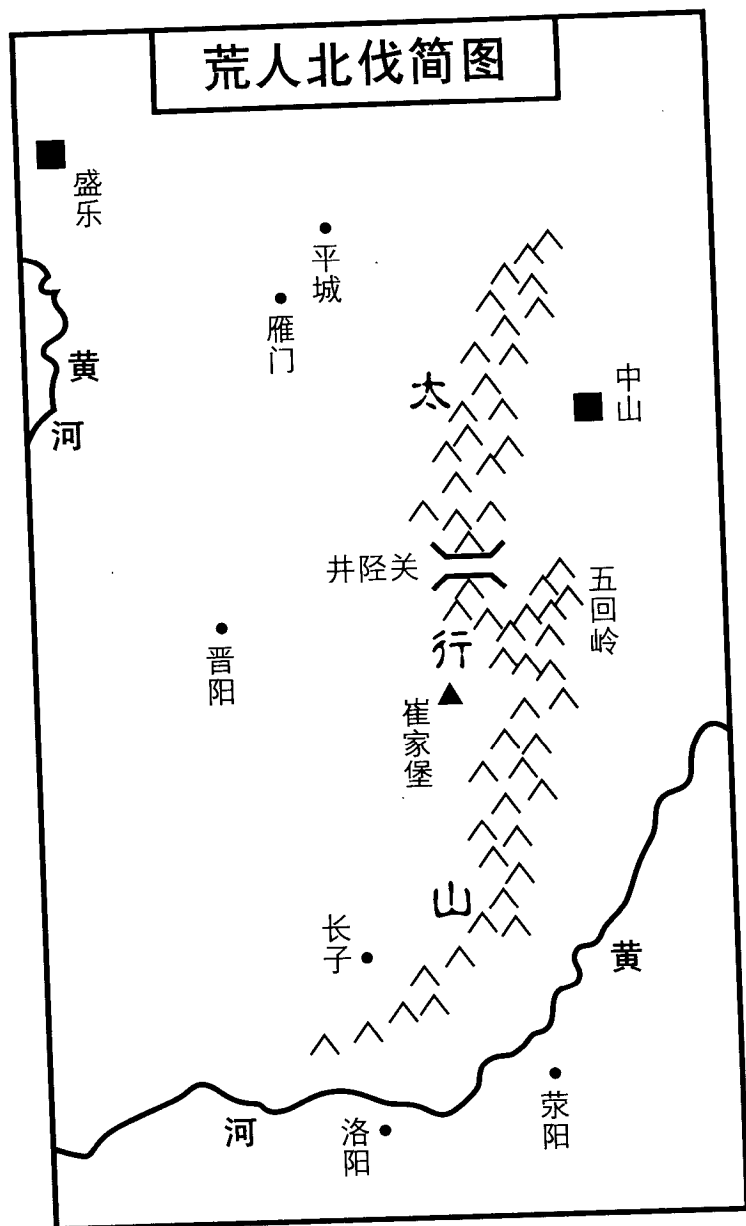
定价: 330.00 元 (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刘裕伐桓玄简图



荒人北伐简图





邊荒傳說

卷十五

目 录

1

第一章	覆舟之战	1
第二章	进占建康	10
第三章	此地一别	18
第四章	揭露真相	27
第五章	褪色回忆	36
第六章	乍闻喜讯	45
第七章	水中火发	54
第八章	誓师出征	65
第九章	踏上征途	72
第十章	无名有实	81
第十一章	驰想未来	90
第十二章	唤醒元神	99
第十三章	三年为期	108
第十四章	天地之秘	112
第十五章	破敌之策	120
第十六章	茶饭不思	129
第十七章	驰想未来	138
第十八章	恶毒谣言	146
第十九章	三个错误	155
第二十章	聚散无常	164



邊荒傳說

第二十一章 陈兵日出	173
第二十二章 命运之手	182
第二十三章 各就其位	190
第二十四章 等待黎明	199
第二十五章 雾乡之战	208
第二十六章 无回之势	217
第二十七章 千钧一发	220
第二十八章 门庭依旧	229
第二十九章 兄弟之情	238
第三十章 心态逆转	246
第三十一章 最后机会	254
第三十二章 终极考验	263
第三十三章 战争前线	271
第三十四章 对峙之局	280
第三十五章 随机应变	289
第三十六章 峥嵘洲之战	298
第三十七章 大局已定	307
第三十八章 决战之前	315
第三十九章 一战功成	324
后记	341

第一章 覆舟之战

黎明前的暗黑里，在强烈的东北风吹拂下，刘裕、燕飞、屠奉三和宋悲风，于覆舟山东面林木区的边缘处，观察敌方阵地的情况。

覆舟山北临玄武湖，东接富贵山，与钟山形断而脉连，山形若倒置之船，乃建康城北面最重要的屏障。

覆舟山东坡和其东面一带，灯火遍野，显示敌人的主力，部署于覆舟山之东，以应付从江乘方向来的敌人，只从其阵势，已知桓谦中计了。

刘裕轻松的笑道：“我敢保证楚军半夜惊醒过来后，没有合过眼。”

屠奉三冷哼道：“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现在桓谦兵布覆舟山之东，显是料敌错误，此战必败无疑。”

宋悲风道：“这也难以怪责桓谦，首先是他没想过我们敢在激战之后，竟会连夜推进，还以为我们犯上躁急冒进、急于求胜的兵家大忌，岂知我们从东而来的所谓大军，只是虚张声势。其次是皇甫之和皇甫敷的水陆部队，全被我们打垮，建康楚军的水师，又集中往石头城，把建康下游的制江权拱手相让，致令我们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潜至覆舟山之西，可从背后突袭桓谦。”

燕飞不解道：“桓玄何不把兵力集中建康，倚城一战？那么鹿死谁手，尚未可料。”

刘裕从容道：“问题出在建康高门的取向。淑庄的忽然离开、桓玄弑兄的传言、桓玄的称帝，动摇了高门大族对桓玄的支持。桓玄不

邊荒傳說

卷十五



是不想凭城力抗，但却害怕建康高门临阵倒戈，令他重蹈他攻打建康时的情况，故希望能借覆舟山的地势，硬拒我们于城外。更希望我们在陆路受阻下，冒险从水路攻打建康，那样驻于石头城的船队，便可发挥顺流胜逆流的战术，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桓玄！你错哩！”

此时魏泳之来到众人身旁，报告道：“东陵的敌人，正在城内整装待发，照我的估计，他们会在天明后出城，来覆舟山与敌人的主力军会合。”

刘裕沉着的问道：“从东陵到这里来，要花多少时间呢？”

魏泳之答道：“即使是先锋骑队，也需小半个时辰。”

屠奉三欣然道：“那时桓谦早完蛋了。”

刘裕又问道：“敌方主力军情况如何？”

魏泳之道：“敌人的主力部队约一万八千人，结的是背山阵，以步兵为主，组成五个相互间有距离，但又能互相掩护的方阵，因其处于地势险扼处，如我们从东面进攻，确是输面较大。幸好现在我们于东面的五千部队，作用只在牵制敌人。”

又道：“我们的手足，已依统领之令，把旌旗遍插覆舟山周围各处山头，现时敌人看不真切，但天明时，保证敌人会大吃一惊，心志被夺。”

刘裕仰望天空，道：“是时候了！”

魏泳之领命而去。

刘裕表面冷静从容，事实上他心中正翻起滔天的浪潮。

苦候多年的一刻终于来临，覆舟山之战将会把他和桓玄之间的形势彻底扭转过来，从此桓玄将会被逼处绝对的下风，直至兵败人亡。

对于眼前一战，他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不但因他战略得宜，令桓玄内外交困，更因北府兵乃天下最精锐悍勇的部队，当北府兵在连战皆胜的优势下，士气登上巅峰，天下根本没有一支部队能撷其

锋锐。

刘裕清楚明白自己在北府兵心中，活脱脱是另一个谢玄的化身，没有一个人不深信，他刘裕正带领他们踏上胜利的大道。

如一切顺利，午后时分他便可以踏足建康，而他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不是代表南方皇权的台城，而是朱雀桥旁乌衣巷内的谢家大宅，想到这里，刘裕心头更是一阵激动。

“咚！咚！咚！”

战鼓声响。

覆舟山西面已方阵地，传来一下接一下直敲进人心的战鼓声，此为刘毅知会他开始行动的讯号。

当战鼓转急转密，他们的八千骑兵会兵分三路，一路直扑敌人后背，另两路绕袭敌人左右后翼。

鼓声会把蹄音掩盖。

桓玄派兵守覆舟山，实为不智之举。自晋室南渡，覆舟山成为了皇家药圃，也是晋帝游乐的地方，开辟了多条可供马儿驰骋的山道。也因此他们全骑兵的队伍，可以把骑兵的优点，发挥至极。

此时亲兵牵来战马，刘裕心中浮现王淡真凄美的花容，正是她盛装被送往江陵的神态模样。

刘裕生出奇异的感觉，后方虽然有千军万马，天地却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桓玄。

刘裕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波荡的情绪，踏镫上马。

巴陵。太守府。

高彦来到正在大堂伏桌书写的卓狂生一旁坐下，讶道：“你昨夜没有睡过吗？”

卓狂生停笔道：“正如姚猛那小子说的，长期养成的习惯很难改

变，我们夜窝族过惯了日夜颠倒的生活，在非常时期，只好勉强改变，现在情势松弛下来，一切回复‘正常’。当然！我是说我们夜窝族的‘正常’生活。”

高彦犹有余愤的道：“提起姚猛那小子便令老子我心中有气，这么好的女子，竟要错过。”

卓狂生边把毛笔放进笔洗里清理，边道：“我却认为小猛今次做对了。当小裕平定南方，我们则救回千千主婢，边荒集将进入她的黄金时期，至少有十至二十年的盛世。在一段长时间内，南北两方都无暇去管边荒集，且因荒人与南北两大势力，我是指小裕和拓跋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们不论如何，都会给我们荒人留点情面。想想吧！只看在小飞分上，谁敢来动我们荒人？”

高彦皱眉道：“这和小猛的事有什么关连呢？”

卓狂生把笔搁在笔架上，悠然抱胸道：“当然大有关系，如果小猛入赘左家，留在南方，他将错过了边荒集最巅峰的岁月，还要对生活作出天翻地覆般的适应，试问他怎快乐得起来？俗语有云，惯做乞儿懒做官，小猛正是这种人。告诉我，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高彦道：“现在是否言之过早呢？一天未干掉桓玄，为老聂和老郝报仇，我们恐怕仍难抽身。”

卓狂生微笑道：“当我们进占巴陵，注定了桓玄败亡的命运。告诉我，桓玄会是我们小裕的对手吗？桓玄能否守得住建康？只看老手和老程能驾‘奇兵号’直抵两湖，便晓得桓玄时日无多。纵然桓玄能逃返老家江陵，亦无法应付一场两道战线的战争。”

高彦为之哑口无言。

卓狂生得意的道：“所以我刚问你的事，不但非是言之尚早，且是迫在眉睫。一旦建康落入小裕手中，我们便要决定去留。”

高彦苦笑道：“我当然希望能立即和你们赶回边荒集去，参与拯

救千千和小诗的行动，说到底她们之所以会到边荒集去，我也要负上责任，可是……”

卓狂生谅解道：“自家兄弟，我怎会不明白你？你和老程都该留下来，因为这是形势的需要。小白雁既然不可以离开，你当然要留下来陪她，对吗？保证没有人敢说你半句闲话。”

高彦道：“那你准备何时离开呢？”

卓狂生答道：“我和小猛商量过，今晚便走。”

高彦愕然道：“你竟不待建康被小裕攻下的消息传来便要走吗？”

卓狂生道：“如此会太迟了。小飞返回边荒集之日，便是边荒集大军启程之时。横竖这里再用不着我们，更何况有你高彦小子在，还要我们来干什么？”

高彦无奈的道：“干掉桓玄后，我和小白雁会立即赶回边荒集，看看能否出点力。”

卓狂生缓缓站起，拈须微笑道：“桓玄仍有退路，要斩下他的臭头不会这般容易。你回去时，说不定可赶上千千在钟楼的公开表演，然后拉大队到重建后的第一楼喝祝捷酒。”

接着双目射出憧憬的神色，油然道：“那也是我这本天书最后的一个章节，希望有个大圆满的结局吧！”

桓玄带头策马驰出台城，后面跟着数以百计的亲兵。

不久前，他才威风八面、踌躇满志的驰进皇城。岂知帝位尚未坐热，已要仓皇逃难。

直到此刻，他仍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他身上，他更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噩耗从覆舟山传回来，今早黎明时分，北府兵强攻覆舟山已军阵地，不到半个时辰，守军便告崩溃，桓谦当场战死，将士四散逃亡，

刘裕大军可在任何一刻直扑建康。

桓玄策马御道，只见两旁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大街小巷渺无人踪，眼前景象，令他心生寒意。

若这是老家江陵，保证所有人跑出来协助守城，绝不会有人躲起来，这个想法令他感到愈快离开愈好，只有在江陵，他方会感到安全。

正要右转往石头城的方向，蓦地前方一女子拦在路中，张开双臂。

桓玄一看下吓了一跳，连忙勒马，后方紧随的二千亲卫，跟着慌忙收缰。

桓玄直冲至女子身前十步许处方停下来，整个骑队就那么停在那女子前方，情景诡异非常。

桓玄从马背上俯视女子，大讶道：“你在干什么？”

此女正是任青媵，她缓缓放下双臂，笑意盈盈的道：“圣上要到哪里去呢？”

换了是别人拦路，桓玄肯定挥鞭便打；又换过是任何人问这句充满讽刺意味的话，桓玄必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偏是任青媵俏立长街之中，美目凄迷，身段优美，玉容更散发前所未有诡异的艳光，桓玄却是没法生她的气。

亲卫来到他左右，手全按到兵器上，防任青媵忽然发难。

桓玄忘情地瞧着任青媵，心中奇怪为何在此等时刻，自己竟会留神她的美丽。此女多了他以前从未在她身上发现的某种气质，但是什么气质，他却难以具体描述出来，只觉得非常引人，且动人心弦。

她拦着去路，是否想追随自己呢？若有此女侍寝，确可稍为弥补被逼逃离建康的失落。想到这里，连桓玄也感到自己于此等时刻起色心，是有点过分，但却没法压抑心中的渴望。

桓玄无意识地以马鞭指指天空，暗叹一口气，道：“北府兵随时

杀至，朕要走了！”

任青媿从容道：“圣上在建康尚有五千战士，均为荆州旧部，人人肯为圣上效死命，又有战船七十余艘，可倚仗的是天下最坚固的城市，如能拼死固守，非是没有胜望。只要能稳守数天，待西面援军源源而至，大有可能扭转败局。现今圣上说走便走，不战而退，把京师拱手相让，岂为明智之举？”

桓玄不耐烦的道：“军国大事，岂是你妇道人家能知之？只要我返回江陵，重整阵脚，便可卷土重来，藉处于上游之利，立于不败之地，先前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过来。不要再说废话，你肯否随我一道走？”

任青媿现出一个高深莫测的诡异笑容，淡淡道：“一错岂容再错？圣上竟以为一切可以回复先前的样子，却忘记了在所有人心中，圣上已被刘裕打败了，还要急急如丧家之犬的逃离京师，溜返老家江陵，这算哪门子的君王呢？”

桓玄勃然大怒，扬起马鞭便向任青媿照头照脑的挥打，左右亲卫也都祭出兵器。

任青媿格格娇笑，以一个曼妙的姿态探出春葱般的玉指，点在鞭梢处，来势凶猛的马鞭立呈波浪的形状，去势全消。

马上的桓玄雄躯剧震时，任青媿已衣袂飘飘的借势后撤，还传话回来道：“杀你的权利可要留给另一个人哩！我来送圣上一程，是要告诉圣上我是多么的看不起你。祝圣上一路顺风。”

桓玄看着任青媿远去的优美倩影，气得差点想不顾一切的追上去把她杀掉，但当然只止于在脑袋内想想。保命要紧，桓玄大喝一声，卷十五似要尽泄心头的悲愤，然后领着亲随，转入横街，朝石头城的方向疾驰而去。

邊

荒

傳

說



平城。

楚无暇来到倚窗而立的拓跋珪身后，从后抱着他的腰，娇躯紧贴在他背上，温柔的道：“族主在想什么呢？为何近日族主总像满怀心事的样子呢？”

拓跋珪叹一口气，没有答她。

楚无暇道：“族主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了！”

拓跋珪冷然道：“谁的肩上没有重负？事情总要有有人去做，当老天爷挑中了你，你推都推不掉。如果我承受不住压力，撒手不管，眼前便是亡国灭族的厄运。要我拓跋珪卑躬屈膝当别人的奴才，是我绝不会做的事。”

楚无暇道：“奴家从未见过族主真正开心快乐的样子，族主尝过无忧无虑的滋味吗？”

拓跋珪双目射出缅怀的神色，悠然神往的道：“我当然曾经有过快乐的日子，那是和燕飞一起度过的。我们一起去打架，一起去偷柔然族的马，一起去冒险，那些日子真爽，既惊险又好玩，充满了笑声和欢乐，天不怕地不怕，从不去想明天。”

楚无暇轻轻道：“所以燕飞一直是族主最要好的兄弟。”

拓跋珪大生感触的道：“自从燕飞的娘伤重去世后，他便变了，变得沉默起来，郁郁寡欢，我开始不了解他，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亦出现分歧。我和他在边荒集重遇后，觉得他变得开朗了，但我和他的距离却似更远。但无论如何改变，他始终是我最好的兄弟和知己。如果失去了他，我会感到孤独。”

楚无暇沉默下来。

拓跋珪忽然道：“是否仍剩下一颗宁心丹呢？”

楚无暇抗议的道：“族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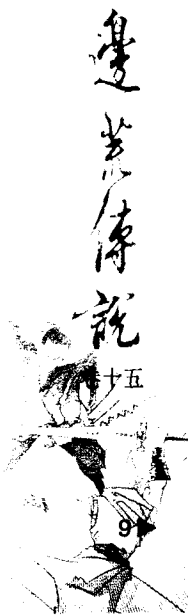
拓跋珪打断她道：“不要说废话，我清楚你想说什么。快把宁心

丹拿来。”

楚无暇抱得更紧了，用尽了力气，幽幽道：“有无暇陪你还不够吗？”

拓跋珪淡然道：“这是非常时期，我必须保持最巅峰的状态，不容有失。”

接着双目精光电闪，沉声道：“为了彻底击垮慕容垂，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第二章 进占建康

大江上处处都是北府兵的战船，或巡弋河域，或泊往石头城，到处飘扬着刘裕和北府兵的旗帜。

北府军从水陆两路进入建康区，占领各战略要点和大小城池，扼守御道，不到半个时辰，南方的诸城之首已在北府兵绝对的控制下。

此时刘裕将会乘船从大码头区到达建康的消息广传开去，在民众的自发下，加上帮会领袖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推波助澜，数以万计的民众拥往大码头区，欢迎他们心中真命天子的来临。可是前往迎接刘裕的高门大族却是寥寥可数，王弘、郗僧施和朱龄石等努力发动下，肯来迎接刘裕的仍不到百人，可见高门大族对刘裕猜疑甚重，歧见极深。

入城仪式由刘穆之一手策划，思虑周密，对建康高门的反应早在算中。对刘裕来说，民众的支持最重要，至于高门大族，则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刘裕最希望是抵达建康，立即驱马直奔乌衣巷，但在刘穆之的劝说下，却不得不正视现实的形势，以大局为重。

刘裕在燕飞、屠奉三、宋悲风、孔靖和北府兵将领何无忌、魏泳之等簇拥下，于大码头区登岸，在群众雷动的喝彩欢呼声中，他独自登上临时架设的高台，向群众讲话。

这篇讲辞由刘穆之一手包办，首先痛数桓玄的罪状，阐明拥戴司马德宗复位的决心，同时表达了继续采用谢安镇之以静的政策，改革桓玄的劣政。

今回当权者与民众直接的对话，是晋室开国以来破题儿第一遭，